

# 純銀一體壺

銀壺惹人喜愛，無焊接的「一體銀壺」，更讓人眼前一亮。看着這種銀壺，不由得豁然開朗。藏族的一體銀壺，手工精細，價值高昂。早前曾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展出的「青海唐卡繪畫藝術精品展」，展出的一件藏族一體銀壺，就屬於這類精品。

全手工鑄造一個精緻的一體銀壺，所花時間可以經年累月，體現匠人匠心。一般活潑好動坐不定的年輕人對此不大感興趣，由是這種工藝的傳承是個問題。有年輕人對此有興趣，也多數是白銀工藝世家出身，祖先以打造手工銀器為業，自己繼承祖業，再不斷鑽研。西藏、四川、青海、甘肅等地是考察銀壺製作的好地方，近年日本對銀壺形態的技術掌握也讓人耳目一新，中國匠師也有赴日取經的。

現今銀壺市場講究壺的圖案、形態、韻味，外觀美麗之餘，也要求更多的實用性。由於工業化市場需要大量產品，很多銀壺製作已經機械化，手工加工和原創銀壺顯得彌足珍貴。匠師敬重銀壺，銀壺盛水，匠師對茶和水也一併重視。「器為茶之父，水為茶之母」，經歷千錘百煉的銀壺，既潔且雅，用來盛茶水，這茶葉和水質也必須是上乘的。

純手工製作的銀壺十分難得，另有半手工製作，也有用機器鑄模。機器鑄模，初時成本較昂，但因循環生產，往後成本大大減輕。然而，正因為由機器生產，大量銷售，壺給「倒模」出來，全都一色一樣，沒多少獨特的藝術氣質。全過程手工鑄造的銀壺，由匠師從頭到尾一手處理，匠師的個人造詣融會到壺中，令整個壺都有個性，壺彷彿被賦予了生命。



文化什錦  
祝之

半手工的，部分部件由手工製造，另外部分由機器分擔，價錢適中，但整體壺的結構終究不協調，不能像匠師經過錘揲、拋光、鑲嵌、鑿刻等多個複雜工序，一錘一錘地做到各項比例合適諧協。況且人手製作的每一個壺，其弧度、錘痕、壺嘴的厚薄都不一樣，壺身每一個圖案皆不相同。手工壺的內壁紋理清晰可辨，機器「倒模」的壺，內壁則十分光滑。

論收藏價值，老銀壺比新銀壺更佳，古代銀外流，銀器有所限制，流傳後世不多，物以罕為貴也。

銀壺製作本身就複雜，因銀質地軟，為銀加工很困難。加上一體，經過反覆敲打，無焊接，做彎曲的壺把更考功夫。一體銀壺閃閃生光，眉目清明。匠師鑄造無焊接銀壺，也練就了專注、沉穩、堅毅的個性。具文化魂的一體銀壺，價值不菲。



青海一體銀壺

作者供圖

# 千年茶鄉的叩問

尋找古茶樹，考驗的是腳力和耐力。聯席村的古茶樹星星點點地分布在村落中。遠遠望去，一株株斑駁蒼老的古茶樹與農家院落相映成趣，從寨子腳到寨子頭，或是「獨家林村」、或是三家兩家地分布着，一個農家小院、一群古茶樹、一些桃李果木，便是這一片土地的全部。

經過一戶人家，從進門的路邊到房前都是野生型的古茶樹，最大的房角那棵，樹上站着一位正在採茶的老人。我大聲和他打招呼：「大爺您好！今年貴庚？」微風吹動老人花白的山羊鬍，他眯着眼笑得不見了牙：「八十一歲。」「您這棵茶樹多少歲？」「過千歲。」我問他為何偏要自己上樹採茶？他說在他的心裏，這棵茶樹可不是尋常樹，所以採摘茶葉時，總是要自己動手。即使是在古茶廉價的年代，村民們也捨不得砍伐古茶樹，世代都嚴守着適度採摘的規矩。

這一芽二葉構成的天地精華，孕育出千百年來村民們和古茶樹之間相依相偎的真情。一種強烈的誘惑，讓我爬上了旁邊的那棵千年古茶樹。樹上給人眼前一亮的感覺，大葉種古茶樹的葉片看起來有些粗放肥碩，一片幾乎可以遮住我的臉。隨手摘下枝頭的一片嫩葉，放進嘴裏咀嚼，一股新鮮的草木味便流溢在唇齒間，有點苦，還有點澀，接着回甘之味滿嘴口腔，這種陌生的口感來自古茶樹旺盛的力量，在我的內心慢慢地洩開來。

古茶樹給村民們帶來靈感，初製、精製、包裝、營銷為一體的茶葉加工廠紛紛建立起來，將自己打造的古樹茶品牌帶出大山，走向世界。



繽紛華夏  
江揚

走進村裏製作茶葉的廠房，地上都是採來的新鮮茶葉。在歷經了晾曬、殺青、揉捻、陰乾的製茶過程，出來的散茶正是製作昌寧紅茶的原料。將散茶壓製成餅狀，也是昌寧茶最常見的形態。挑選出條形完好的散乾茶放進桶裏蒸軟，再倒入製茶的布袋中，揉製成圓形。村民們還是沿用傳統的石磨壓製，他們說這樣製作出來的茶餅，條索勻整，鬆緊適度，方便儲存的同時，也不會影響茶葉的轉化。

每一天的開始都是從一杯熱騰騰的早茶開始。茶，是我們這個民族的舉國之飲。「自古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這句話中，唯有「茶」作為飲品。村民們熱情地拿出今年的明前茶，烏黑的條索緊結烏潤，形狀是標準的野生紅茶外形，聞上去有一股濃郁的青果香氣。湯色如琥珀金湯，純淨。芽形秀美，喝起來，滋味醇厚，香馥綿長。第三泡開始有一點澀度，澀化得生津開始上來，舌面清甜，野韻十足，恍如置身山野之中。

茶風、茶俗、茶文化融結了上下五千年文明，成就了獨特的茶道和文化。以茶入藥，以茶入食，以茶入飲，以茶為禮，茶香滋潤的生活成了昌寧人生活的全部。那一縷縷的千年茶香，蕩滌着山民的情性，寄託着獨特的千年茶道文化。

昌寧的古茶樹很老，與之相伴的是昌寧傳統的製茶、喝茶方式別具一格。我不敢用這裏的茶與其他名山的茶來作比較，只想告訴愛茶的人們，昌寧千年古茶樹值得你來探尋。

為懂茶的你，做懂你的茶。（下）

# 小故事裏的道理



如是我思  
江河水

魏晉南北朝時代，劉義慶與門人編撰了《世說新語》，書寫的是東漢到東晉期間的名人軼事，除了可以看到當時社會的生活狀況之外，更留給世人對世事的思考。

日前看到其中一篇，題為《王子猷雪夜訪戴》，原文如下：「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子猷在大雪之夜一覺醒來，看到四下白茫茫的一片，喝了點酒之後，起來邊徘徊邊吟詠左思的《招隱》詩句，突然間想起好友戴安道，便乘着夜色坐小艇前往戴安道居住的所在，但晨早抵達戴安道的

門前，沒有敲門進去，就乘坐小舟折返了。有人問他既然都到了朋友家門前面了，為何返回？他回答說，他是乘興而前往，到了門前便感覺興盡了，何須見面？

這是收錄在《世說新語》的「任誕」篇裏的小故事，所謂任誕，應該是指行為任性而且怪誕。王子猷率性而為的行徑，確實有點怪異，因為一心想訪友，而且是在雪夜乘舟而往，怎麼到了門前而不見面？

其實想想，這樣的行為，在我們的生活中，不是偶而也會發生嗎？比如和幾個朋友把酒言歡時，不是有人突然離座而去嗎？也就是說，離座而去的人，是乘興而來，但喝到中途便覺興盡，所以就一聲不響地離席而去了。我們去遊山玩水時候，有時不是也會覺得不一定非要到達前往的目的地，只要欣賞過途中的美景就已覺心滿意足了，就已盡興了，折返又何妨？

王子猷的父親是王羲之，他的性格之所以透着任性和行為的怪誕

，是否有父親的遺傳？比如王羲之為了他喜愛的鵝，曾經到訪一個農村人家，那農村婦人以為他喜歡吃鵝，結果到時把鵝烹調成美食，讓他乘興而至，敗興而返。但為了得到一間道觀養的鵝，道士提出要他抄寫《道德經》來換取，他答應了，抄寫完畢，牽鵝而回，名副其實是乘興而至，興盡而返。

鄉村地區，不是有很多鵝嗎？為何特別鍾情於村婦養的和道觀養的？這應該也是性格上的荒誕之處吧？

《王子猷雪夜訪戴》的小故事，顯示的道理，應該是寫出人生的荒謬，一如現代文學和戲劇常常出現不合邏輯的行為，才會令故事和劇情得以發展，如果事事都合乎情理的邏輯，精彩的故事在文學和戲劇裏就不會出現了。特別是看英國人拍的連續劇，情節幾乎都有超乎常理之處，但卻能反映人性的陰暗和光明面貌。或許，人類如果沒有一時衝動的荒謬行為，世間感人的故事作品，就少了很多。

# 神樹兩株喜迎春



香港隨筆  
張茅

香港有神樹，卻不習慣以神樹為名，不少人只知台灣的神樹，錯過對本港樹木的認識。

稱得上神樹需有相當級數，國際標準以樹齡劃分，達四百年的為一級，列入重點保護。符合這個級別，全港僅有兩株：大嶼山沙螺灣的樟樹與大埔社山村的樟樹，上了四百歲年齡，吸收風雲雨露，日月光華，鄉人視之為樹精，不時顯露靈性。

赤鱗角機場未建前，我的一家特為神樹探訪沙螺灣，交通十分不便，沒有任何交通專線。我們乘搭中環到大澳的油麻地公司小輪，中途泊沙螺灣碼頭，再開往大澳。下午四時許登岸沙螺灣，在灘上一木屋人家投宿，當晚屋主為我們做晚飯，夕陽西下時，步出海灘，只見夕陽貼着水平線，波光一盪又一盪由遠及近，淺灘由腳下伸到遠處，這裏的日落景致開闊，令人陶醉。

翌日早晨，我們吃過屋主準備的早餐後，起行去看神樹。當時不叫神樹，村民叫「樹公」，帶路村婦向我們介紹，「樹公」幾百歲，實數四百年是以後才知道，周圍沒有標誌及說明，供遊客參觀的木板架也未建，我們一家還抱大樹拍照留念。

問村婦「樹公」長壽的秘訣，她說「風水好」，村民說的風水，是書本上說的自然環境，沙螺灣是大嶼山西北面的一個海灣



大嶼山沙螺灣的樟樹 資料圖片

，幾近與世隔絕，六十年代與市區分隔，往來人跡稀疏，那時看不到汽水罐、發泡膠飯盒污染，灣上的植物及自然環境不受人為干擾得以保存，神樹在安靜的環境中自然生活，老而彌堅。沙螺灣聚居的島民約在三百年前建村，這就是說「樹公」比村民早一百年在沙螺灣出現，村民因此對神樹十分尊敬，不敢有損。沙螺灣有多條村，六十年代約九百戶人家，人口八百至一千人，並不寂寞，村民姓李、文、張、陳、劉、關、鄭七姓，以務農為主，少數男丁捕魚，海灣盛產沙蜆及海螺，村民又在島上開墾果園，闢耕地，但風水林附近一帶土貌不開發，保住自然生態。

沙螺灣的地理位置一直被忽略，很少人像我一家去島上投宿。《新安縣志》提及沙螺灣，比「香港」兩字更多，明朝年間大嶼山盛產的沉香，香木會運到沙

螺灣加工包裝，再運往香港仔石排灣，然後再轉運廣州分銷。由此可見，沙螺灣早期具有經濟產值。

村婦丈夫還講了「樹公」大難不死的一段故，日寇佔領香港的三年零八個月，燃料缺乏，出動士兵四處伐樹，遠至偏僻的沙螺灣。奇怪的是這些軍頭不許砍伐這株老樟樹，日軍從村民口中聽到樹有靈魂。每在暴雨過後，樹身發出縷縷青煙，村民說是神靈顯現，香火拜祭，封之為神，若有褻瀆神靈，必不好報。日軍知有此說，不敢砍伐，不然神樹喪生在日寇手上，村民視老樟樹為福樹，保住沙螺灣。

自港鐵東涌線通行，再訪沙螺灣一次，「樹公」旁已搭木板路方便遊客參觀，又增加了說明板，沙螺灣碼頭入村的小路平整清潔，看完神樹還可在古廟右邊一條路到天文台氣流剖析站參觀，由此眺望機場，機坪盡收眼底，一覽班機升降，遠處是港珠澳大橋。

另一株四百年神樹，在大埔社山村內，接近林村谷。這也是一株樟樹，高二十五米，樹腳有五呎多的大洞，又經兩次火燒而不枯死，神秘莫測。新春到林村許願樹求願，遊人會順道去看神樹。

新界及離島一帶，村口多有風水樹成林，庇護村中每戶人家福壽安寧。若春節期間到新界郊遊，走訪鄉村，感受傳統的過年氣氛，會看到許多村的風水林生長茂密，綠意盎然，鄉人保護風水林視如自己產。

# 穿你想穿的，畫你想畫的



黛西札記  
李夢

若說年初城中最值得關注的展覽之一，我想推薦今天在卓納畫廊（David Zwirner Hong Kong）開幕的英國藝術家羅絲·懷利（Rose Wylie）個展「畫一個名詞……」（painting a noun）。初見這位耄耋之年藝術家的作品，已然被畫中有趣的構圖以及天真率直的筆法吸引；後來，讀過她的故事，了解她的傳奇人生，更忍不住為這位八十五歲仍筆耕不輟的藝術家拍手叫好。在#MeToo聲浪不息的年代，若我們試圖探究何為女性的自由意志與表達，懷利的畫，或將告訴你我答案。

千萬不要因為懷利那些單純天真的畫作，就將她歸入「素人藝術家」群體中。懷利雖說七十九歲才舉辦首次個展，八十歲得到英國最重要的藝術獎項之

「約翰莫爾繪畫獎」，屬於再典型不過的「大器晚成」，但懷利並非自學成才。她當年與丈夫一同在藝術學院就讀的時候，也曾是不折不扣的文藝女青年，渴望日後成為畫家，用畫筆記錄人生、自在表達。

至於當年的文藝女青年為何在大學畢業後匆匆成婚並心甘情愿為丈夫生養子女、操心家務，我們不得而知，只知道她在很多年裏不曾提筆創作，直到四十五歲那年三個孩子長大後，又去皇家藝術學院修讀碩士，重拾當年夢想。她從不認為二十年全職家庭主婦的日子是虛度光陰，在她眼中，不論從事任何職業，在任何地方，生活從來也必須是重要的。

丈夫奧克斯雷德（Roy Oxlade）是畫家，也是懷利藝術上的引路人。這對夫妻惺惺相惜，曾同在家中開辦繪畫創作課程，一為貼補家用，二來也為兩人

的鄉間隱居生活增添不少樂趣。丈夫對懷利的創作影響很深，兩人都鍾情偶發的、即興的創作，筆調恣意、不設限，且都欣賞美國當代畫家加斯頓（Philip Guston）那些誇張新鮮的創作。只不過，相較於加斯頓作品不時顯露出的晦暗沉重，懷利作品則看上去總是樂呵呵的，哪怕是針砭時弊、直截時事，也不願板起面孔，或故作深沉。

以她去年創作的《魅力女孩的刻板印象》畫作為例。畫中女孩要麼戴上造型誇張的眼鏡，要麼塗上濃厚的眼線與睫毛膏。如此濃妝艷抹，恐怕不僅僅為一己之愉悅，更多是滿足公眾對「漂亮」和「有魅力」的既定認知。懷利的作品並不希望說教，似乎也不想批評或指責什麼，她只是在陳述事實而已。至於我們將從觀看過程中得到怎樣的訊息或啟發，那就全然是我們自己的事情了。這種表意的開敞以及對待「再詮釋」的



《魅力女孩的刻板印象》 主辦方圖片

放任態度，倒也符合懷利凡事順其自然的性格。

對於懷利而言，年齡從不是問題，獎項也沒什麼大不了的，最重要的是能夠隨心所欲地作畫。她畫畫時常穿上寬大的袍子以及一雙又髒又舊的波鞋，在堆滿顏料桶以及廢棄畫作的工作室內踱步。她不太整理畫室，甚至調色刀的手柄腫得像一隻馬鈴薯也不理，就像她從不

修建自己園中的花木一樣——她愛極了這種野蠻生長、不管不顧的狀態。

俗話說「畫如其人」，用在懷利身上，再恰切不過。她的畫像她這人一樣，又古怪又有趣，又調皮又溫柔，讓人猜不透，讓人欲罷不能。「穿你想穿的，畫你想畫的，做你想做的事情。」這是懷利的人生態度，說來簡單，又有幾人做得到？